

听来的故事

贾平凹 著



听来的故事

贾平凹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来的故事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.10
ISBN 7-02-003986-3

I. ①听… II. ②贾… III. ③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④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605 号

责任校对:刘光然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听来的故事

Ting Lai De Gu Shi

贾平凹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×1484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

ISBN 7-02-003986-3 I·3029

定价 14.80 元

前 边 的 话

贾 平 凹

本书辑了十四篇小说,一部分是最新作品,一部分写于四五年前。另外,《白朗》和《晚雨》为旧作。

一九九三年后,我的兴趣一直在长篇小说上,先后有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、《怀念狼》、《病相报告》。这十年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写作量最大、作品引起争论又最激烈的时期。《病相报告》完成之后,我的写作转入中短篇小说,兴致盎然度几乎与一九八五年前后集中写中短篇时的状况相似,但感觉与那时又截然不同。对于那些长篇我是珍重的,而这些中短篇我却更喜欢一些,曾经有人采访时我说过这样的话:“因为有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和儒家文化的影响,所以政治情结与忧患意识是中国任何作家都无法摆脱的。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特色。新的小说应是有民族的背景(在中国也就是政治背景),但它已不是政治性的。若纯粹的历史感,社会感,人生感成为中国人所强调的‘深刻’,又要导致限制着中国文学的进

步。如何在中国的背景下来分析人性的种种缺陷,又能在作品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,意象细腻,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。这样的小说是简单的故事。必须有故事,但不在于故事本身,所以强调其简单。”

我的这些作品正是或多或少地做这方面的试验,我才喜欢着又愿意将它们收辑在一起成书。至于把《白朗》和《晚雨》也收进来,缘于这两篇小说与后来的小说在思路上有一种联系,且以前的选集中从未收编过。

目 次

阿吉	1
猎人	35
玻璃	53
饺子馆	60
阿尔萨斯	85
小楚	95
听来的故事	97
制造声音	99
库麦荣	106
梅花	119
读《西厢记》	133
任氏	147
白朗	155
晚雨	212

阿 吉

阿吉原名叫阿鸡,从城里打工回来后村人才知道他已经改名了。

城里人将妓女称做鸡,这使初次进城的阿鸡很没体面。虽掏了五元钱在环南十字路口的卦摊上求了个“吉”字,但字改音未改,仍被人瞧不起,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当和灰的小工。工人们一边劳作一边要说些荤段子,阿吉呆听着就捉了锨把不动。老总便骂阿吉懒,不出四个月,结算了三百元,让他走人。

阿吉在城里浪逛了一天,无事可做,将一泡屎拉在草帽里,把草帽又摔在一堵砌了瓷片的墙上,离城回家。

回家要坐一天的火车,三百元钱藏在鞋垫下,不敢随便买吃喝。同椅上和对面椅上是三男两女,衣着鲜亮,又啃着烧鸡。阿吉就很孤独,把鞋脱了,抱起双膝在坐位上做瞌睡状,心里骂:好东西都叫狗吃了!好女人都叫狗×了!骂着骂着,心理平衡下来,真的便瞌睡了。一觉醒来,刚好车快到站,赶忙要穿鞋往车门口去,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自己的鞋。

“鞋呢，我的鞋呢？”椅下满是皮鞋，阿吉急出一头水。

旁边人问，你是什么鞋？阿吉说条绒面，布底子。那人说，就是那双破鞋呀？臭死人了，早从窗口扔出去了！阿吉质问谁扔的？拳头便提了起来。但阿吉很快就松开了手，因为他面前站起了三个男人，又粗又高，拿眼睛盯住他。阿吉说：“扔了……就扔了。”

人站在车外了，却对着车窗破口大骂：“扔我鞋的，我×你妈！”骂一句，跳一下；再跳一下，站台上的一块玻璃碴子扎了脚，扎出血来。

阿吉并不可惜那双鞋。鞋确实是破鞋了，他也是可以打赤脚从小站上走十里路回村的，但阿吉遗憾的是鞋垫子下藏着钱，硬咯铮铮的三百元钱。

阿吉赤了脚到小站东边的席棚里去找阿狗。阿狗是阿吉的同胞哥哥，父母死的时候，阿狗待阿吉还好，发誓说他卖豆腐也要供弟弟念完高中念大学。可阿狗一娶了婆姨就听婆姨话了，分家过活，搬到小站卖豆腐了。阿吉也瞧不起阿狗，进城时跑过豆腐棚就恼得不去打招呼。现在，他只好向哥哥借钱了。阿狗听阿吉说了恹惶，扇了他一个耳光，却把五十元钱捏一疙瘩塞给他，低声说：“别让你瘦子看见。”

阿吉说：“咁，我会还你的！”

原本阿吉要买双板儿鞋的，想了想，一怒买了双人造革皮鞋，二十元。又三元钱买了一副墨镜。镜一戴上，眼前蓝哇哇的，感觉换了个人似的。

阿吉回到村里，天已麻麻黑，老远看见巷口村长家的窗口亮了灯。灯光映在山墙外的碾盘上，阿米和小安圪蹴在碾盘上赌红桃四。阿吉咳嗽了一声，端端走过去。阿米“哈”地咋呼了一下，说：“是鸡哥回来了？！”

阿吉说：“从城里回来了！”

阿米抬起身要摘墨镜看看，阿吉喊了一声：“臭手！”阿米就不敢动了。

小安说：“我手才臭哩，叫他赢了十元了！”

阿米说：“这靠智力哩，又不是抢的。”

阿吉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看我收拾你！”

阿米是村里的上门女婿，阿吉没进城前就眼里没有他。婚后的第二天，牡丹引着新夫阿米来给本家子各户认门磕头。到了阿吉家，阿吉问：“贵姓？”阿米说：“免贵，姓米。”阿吉就笑了。阿米说：“大哥的大名？”阿吉说：“说了嫌你怕怕哩！”阿米说：“莫非大哥叫老虎？”阿吉说：“老虎倒不是，叫鸡，往后你不要惹了我！”从此阿米果然害怕阿吉。阿吉去城里打工的时候，阿米就求过能不能跟着一块去，阿吉没有理他。

一张牌一块钱，三个人赌了几个来回，阿吉果然赢了。阿米嚷着再来，阿吉说行么，我也不嫌钱多了扎手，却一定要验资。小安是没钱了，只好袖了手在旁当牌警。阿吉和阿米两个人一来二去继续赌，阿吉把赢来的输了，又把身上的二十七元钱输掉了，一摔牌，说：“权当我要了个歌厅的小姐！”

小四说：“吉哥在城里要过歌厅的小姐？！”

阿吉说：“城里讲究夜生活嘛！”

阿米死死捏着一把钱，看着阿吉走了，一张张清点，却突然想：阿吉他是骂我哩嘛！恰好队长的公鸡天黑了从大场上回院中的架上，阿米一脚踢去，骂道：“黄鼠狼拉了你去！”往常，骂黄鼠狼阿吉是不会饶的，但现在阿吉竟不理。这使阿米有些纳闷，看着那一溜皮鞋脚印，甚至有了点失意。

阿米说：“阿吉怎么不理会？”

小安说：“阿吉见过大世面了。”

阿吉走得很远了，站住，回过头来，而且是把墨镜推架在了脑门上，说：“阿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鸡狗的鸡，我是吉，上边一个土下边一个口的吉！”

阿鸡改名为阿吉了，这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来，能改了名字，肯定是在城里做了大事。园园甚至听到议论，说是阿吉在一家公司里当了什么主管，皮鞋西服那是上班的工作服，一月发一次，常陪客户去歌舞厅，耍的是白脸长身的小姐，还泡过俄罗斯来的妞儿，园园就惊慌了。

因为阿吉以前曾要和园园谈恋爱，园园拒绝了他。说，你能给我盖一院像拴子家的两层水泥板楼房，我就嫁你！拴子的舅舅在县公路局当局长，拴子的爹能长年在公路工地上包活干，是村里最富的人家。阿吉哪有和拴子家的比头，打死他也盖不了那样的房子！阿吉进城也是受了园园的打击而走的，那时阿吉说：我在城里不干出个名堂就不回来！如今阿吉回来了，一定是会羞辱她的。

园园就去找拴子，拴子和他爹正从害了肾病的刘下事家出来往回走，园园立在树后叫了一声“拴子”，自己脸都红了。园园是和拴子在他家的磨坊里亲过嘴的，说话已经不心跳，但园园怯拴子的爹。拴子的爹眉眼威严，却是开通人，说了一句“你们说话”，自己就先回去了。拴子见爹一走，急猴猴就扑过来拉园园的手，园园说大白天的，把手收了：“你知道阿吉回来了吗？”拴子说：“知道。”园园说：“你知道他改了名吗？”拴子说：“城里的王八大三辈啦？何况他还不是城里人！”园园说：“听说他在城里耍大啦，交识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，装了一口袋名片哩！”拴子说：“别听胡说！”心里却吃了一紧：现在的世事说不得，什么情况也会发生，难道阿吉还真脱胎换骨了？就拿眼睛盯着园园：“他又骚扰你了？”园园说：“这倒没。你说他

这回来要干啥呀？”栓子说：“管他干啥呀，咱俩的事我爹催着待客的，你定个日子吧。”

园园很快定了日子，毛看待了十桌客。按风俗毛看就是订婚，但订婚分两道手续，得毛看一次，男方的父母要给女方钱财首饰，再得正看一次，男方的父母还得给女方钱财首饰，方可领取结婚证，商定结婚日期。园园和栓子毛看待客的那个上午，阿吉和小安，还有小安的相好豆花，去逛镇街。小安年纪轻轻就有了相好，阿吉气有些不顺。好的是豆花腿短屁股下坠，阿吉便让他带着豆花。豆花是石头的侄女，进乡政府院子去询问修水渠经不经过她家坟地的事，小安便问阿吉：“你觉得好不好？”

阿吉说：“鞋好。”

小安说：“鞋是我买的，脚胖了些，看不见鞋沿了。”

阿吉说：“你倒舍得！”

小安说：“咱想讨个婆姨么。”

阿吉哼哼地笑，问小安，婆姨是什么？小安说婆姨就是婆姨呀。阿吉说你也学过拼音的，你念，慢慢拼拼。小安念：“婆——姨——×！”叫道：“原来婆姨是指那个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其实阿吉也是听城里人说的，城里人曾经听阿占口里婆姨长婆姨短的，就嘲笑乡下人把女人不当人。

但现在阿吉却嘲笑小安了，为讨个“婆姨”就买那么好的一双鞋。阿吉再问小安，你知道日子是什么意思？小安说这我知道，油盐柴米醋吧。

“你什么也不懂！”阿吉说，“你没进过城！”

小安完全是低了一辈了，他歪着头看阿吉的脸，问日子到底是什么。阿吉的脸定得平平的，什么却不说了。豆花从乡政府出来，脸色灰了一层。小安问怎么啦。豆花说水渠已定

了线，是要经过她家坟地，去年才给爷爷造了新墓，又得迁移了。阿吉说迁移的事有你爹和你叔哩，用得着你犯愁。你操心个草帽是正事，大热天的，人都晒成红薯啦。豆花说，小安不给买么。小安翻着口袋，口袋底都翻出来了，说，哪有钱？街上的人窝里有人戴了个新草帽，阿吉说，豆花你要不要那个草帽？豆花说，要哩么。阿吉说，你有一条绳带没，有绳带了这草帽就归你。

豆花把一条绳带给了阿吉。阿吉将绳带从头顶系到脖子上，还打了个结儿，就走近那个戴草帽的人。他是站在了那人的左边，右手极快地揭了草帽戴到自己头上，那人头扭向左边张望，喊：“谁抢帽子？我的帽子？！”阿吉在右边拍拍那人肩：“嫂子，这街上贼多哩，戴帽子你要系帽带么。你瞧我，有帽带儿谁抢得去？”

阿吉戴着草帽逛过来，把草帽戴在了豆花的头上，豆花眼里都放了光。

阿吉一得意就想尿尿，他去街边的公共厕所里尿得老高，但阿吉听到了两个人说话，话说得像五雷轰顶。两个人是蹲在坑边拉屎边议论拴子家的事。一个说有钱的人都长得好，一个说那不见得，东洼村的得胜该有钱吧，脸窄得像刮刀。一个说得胜不行他儿子拴子也不行，可拴子生下娃娃了你瞧吧，那园园就人样稀么。一个说拴子真的能娶了园园？一个说今日毛看哩你不知道，得胜昨天在银匠铺里取了戒指哩。阿吉不等尿完就提裤子，裤裆里湿了一片。他没有再去理会小安和豆花，小跑进村要查个究竟。村里果然有许多人都往拴子家走，当下拐脚回到自己家，哐啷把门关了。

阿米也是去拴子家吃席的。走到半路，牡丹让阿米回去拿个空桶，说是拴子家今日待客，肯定剩菜剩饭多，到时候盛

在桶里提回来喂猪。阿米就返回去拿桶，跑过阿吉的后窗，听见屋里有吵架声，吓了一跳。放下空桶站上去从窗缝往里看，看见阿吉一个人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，大声地说：“嗨——把我气死啦！嗨——我×你妈！”

阿米同情起阿吉了。他在拴子家坐了一会儿，想，这时候安慰阿吉，阿吉就不会再欺负他阿米了。便推托家里有急事，向拴子告辞。拴子大方，说那让牡丹带些饭菜给你捎回去。阿米便来敲阿吉门，什么话都不提了，只邀请到他家吃饭去。阿吉在阿米面前是不倒威的，他把皮鞋穿上了，又穿上了那一件很短的西服，戴上墨镜，说：“请我去你家呀，没有肉我不去给你充脸哩！”

牡丹从拴子家带回来的是一盆米饭和一碟红烧肉，阿吉吃毕，问：“有没有牙签？”阿米说：“牙签？”阿吉说：“瞧你，你家哪儿会有牙签？在城里用牙签惯了，吃完饭不剔剔牙就像每天不洗脸一样难受！”牡丹看着阿吉上嘴角粘着的一颗米，她不敢说阿吉你擦擦嘴，便夸奖道：“吉哥不显老，嘴上不长胡子。”阿吉抹抹嘴，笑笑，是不？米粒掉下来。牡丹说：“吉哥在城里是个主管了？”阿吉说：“你看我像不像？”牡丹说：“我早就说了，吉哥大鼻子，不是乡里能呆住的人，果然是了！东洼村最俊的女子数园园，可惜园园眼里没水，鲜花插到拴子的牛粪上了！”阿米知道底细，立即用眼睛瞪牡丹。阿吉却嘎嘎大笑：“你说园园是鲜花呀？！”牡丹说：“园园不是鲜花谁还是鲜花啊？”阿吉说：“你没进过城，我怎么给你说呢？我告诉你，即使是我一辈子在村里，我也不会娶园园，她是个白虎哩！”这下阿米和阿米的婆姨都吃惊了：白虎？我的天！

女人若是白虎便命硬，嫁谁克谁。阿米千叮咛万叮咛婆姨不敢把这话扬出去。可牡丹哪里能憋得住一个屁，先给隔

壁的石头爹说了，石头爹又告诉了阿财的婆姨，不几天村里人都知道园园是个白虎。园园人称小观音的，毛看的时候虽然得胜一再挡客，村里仍是十分之七的人家去行情恭贺。猛一下形象坏了，好像兴善庙里的佛像在“文革”中被人砸了头，庙从此成了生产队的仓库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扔在里面。大家对得胜家的敬畏没有了，也避着园园和拴子。拴子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但他弄不清是什么原因。

一日，小安和拴子去镇街，拴子给小安买了一碗凉粉吃。小安受感动，两人小便的时候，小安往拴子腿根看，说：“拴子你是不是青龙？”拴子说：“不是青龙怎么啦？”小安说：“不是青龙压不住白虎。”如此这般那般说了一通。拴子说：她是白虎？拴子的衬衣都汗湿了。当晚约了园园到村后的废砖瓦窑上，拴子和园园亲了嘴，拴子的手就往园园的裤带下钻。园园坚决不愿意，说不到洞房花烛夜，是绝不会干那事的。拴子梗着脖子不言传。两人挽缠了半天，园园只允许手伸进去摸摸。拴子摸了，倒在地上狂笑。园园说：“瞧你这瓜样！”拴子才把小安的话说了一遍。园园当下打了拴子一个耳光，说：“别人这么坏我名声，你竟然信了来验证我？！”转身跑走，拴子叫也叫不回。

这一恼，园园数天不理拴子。拴子去她家，门都是哐地关了，门外的狗还在喊：汪！拴子就把这事告诉了爹。得胜勃然大怒，他不允许阿吉来诋毁，就召集了曾在公路上包过活的一帮熟人要教训阿吉。

镇上的灌溉大渠开始栽桩画线，阿吉去现场看了看。正逢着邻村有人给孩子过满月，阿吉也去了，问：“是男娃女娃？”主人说：“生的不好，女娃。”阿吉说：“不就是长大了嫁给皇帝吗？！”主人高兴了这一句话，也拉他去吃席。阿吉吃得肚子多

大，往回走时弯不下腰。路过一片芦苇地，墨镜掉在地上，醉眼朦胧的，又折不了身。芦苇里出来三个人，一女两男，他说：“嫂子，帮我拾拾镜。”女的说：“你眼睛瞎了？”阿吉看了一眼，女的也是大肚子，阿吉说：“唔，嫂子也去吃席了？”两个男的便扑过来一顿打，阿占说：“我没看清她是孕妇么，我就该打？”两个男的并不说话，又是一顿打。

“我是阿吉！”阿吉赶忙说。

一个拳头戳过来，阿吉只觉得嘭的一声，人就倒在地上。赶忙用手护头，人就像西瓜一样滚过来滚过去。滚到了芦苇丛里，两个男人解他的裤子，阿吉立即叫道：“不要不要！”害怕被割了尘根。但阿吉的裤子被拉开了，手脚同时也被压住，他看见一个人拿了剪刀，说：“就这么一点点呀！”阿吉就昏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吉醒来了，满天星斗，芦苇地里一片蚍蚍叫。我还没有死？阿吉想，赶忙用手摸下身，那尘根还在，却没有了毛，爬起来唾了一口：“呸，是瞎子还讲究杀人哩，剪×把×毛剪走了！”四下里瞧瞧无人，一瘸一跛回了村。

二道巷拐弯处是刘干事家，刘干事家的屋檐下燃着一堆火，火旁几个人在杀黄鼠狼。刘干事的肾病已经很严重了，中医和西医没办法，家人开始缝制寿衣。来修水渠的技术员提供了一偏方：喝黄鼠狼血，喝过十只黄鼠狼的血就会好。刘干事的婆姨哭着说，死马当着活马治吧。可黄鼠狼许多年不见踪影，托人去南山总算捡了一只装在铁笼里捉来，却没人敢杀。正急着，阿米的婆姨看见有人从巷道走过，就喊：“那是谁？”阿吉听见了，说：“是我！”

“是吉哥？”阿米的婆姨喜欢了，“吉哥是男人，让吉哥杀！”

几个人去拉阿吉。阿吉不知道是干什么，后来听说杀黄鼠狼给刘干事治病的，挣脱了众人，说：“谁的忙不帮，刘干事

的忙得帮哩。”把西服领子提了提，强忍了右腿的疼痛，走过去。一看，铁笼口被口袋套住，黄鼠狼就在口袋里乱蹬，口袋就这儿一个包，那儿一个疙瘩，阿吉就不敢下手了，说：“把口袋剪个小洞，只让头出来么。”小洞剪开了，一只黄脑袋钻出来，几乎整个身子也要钻出去。阿米的婆姨赶紧压住口袋，说：“吉哥，快拿剪子剪！”阿吉剪了一下脖子，没剪开，手一抖，黄鼠狼把剪刀咬住了。阿吉就跳开去，说：“使不得，我是鸡，黄鼠狼要吃鸡的！”

阿米婆姨说：“你不是士字头口字底的吉吗？”

阿吉说：“你知道士字是什么意思，士不杀生的。”

石头的媳妇也在场，说：“让我来！”胖身子拧过去，抓起口袋扭了一匝，黄鼠狼一动不动了。然后拿剪刀剪黄鼠狼脖子，血就流下来，而同时有屁发响，熏得众人都背过头。石头的媳妇一丢剪刀，将血手往阿吉的腮帮抹，说你不如个娘儿们！却又大叫：“你留胡子啦？”

众人看去，阿吉是留了胡子，两撮小八字胡。

阿吉用手摸摸，果然唇上有胡子，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却说：“少见多怪，城里的人越年轻越要留胡子哩！”

阿吉回了家自个纳闷怎么就长了胡子。照照镜，揪了揪，就揪下来，发现是用胶水粘就的。忽地醒悟了，就吐了一口，还恶心，把坐席吃的酒肉全吐了出来。

阿吉一口气咽不下去，找村长告状。

村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拴子家找人打了你？”

阿吉说：“我说了园园是白虎。”

村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园园是白虎？”

阿吉说：“她应该是白虎。”

村长说：“那你就应该挨打。”

告状自然是不了了之，但阿吉丢了面子，几天闷在家里不出。后来坐到村长家山墙外的旧碾盘上，招呼人来玩“红桃四”。阿米路过，阿米说他到地上摘茄子呀。叫小安，小安说让他上个茅房，进了茅房却翻过茅房矮墙跑了。阿吉坐在碾盘上，看见巷子东口走过来一只狗，巷子西口也走过来一只狗，两只狗在巷子中同时发现了一根骨头，就咬着抢骨头。阿吉便过去用脚踢狗，把骨头捡起来扔到了村长家的房上。村长的婆姨一直在窗里看阿吉动静，说话了：“阿吉，你真缺德，一块骨头也不让狗啃？”

阿吉说：“干骨头有啥啃的？！”

村长的婆姨说：“狗就图个肉味嘛。”又说：“阿吉，你那胡子呢？”

阿吉拾了身就走，巷口里两个人吵吵闹闹地过来，一个说：“你把爹叫爹哩，我把爹就不叫爹？一个萝卜你两头切，这天下还有理没？！”一个说：“什么理，给了你就是理？咱寻村长么！”阿吉见是石头和石头的哥，就又坐在了碾盘上，而村长的婆姨呼地关了窗。石头和石头哥便敲村长家的院门，敲了一阵敲不开，拳头砸得门扇咚咚响。村长的婆姨在院里说：“是土匪打劫呀！”石头说：“我们找村长断个理，婶子。”村长的婆姨还是不开门，院墙上撂出一句话：“村长不在！”石头说：“村长几时回来？”村长的婆姨说：“村长就是回来，他也断不了你们家窝事！”

石头和石头的哥见敲不开门，靠着院墙闷了一会儿。阿吉拿石子在碾盘上敲，石头的哥说：“你烦不烦？！”石头就对阿吉说：“阿吉你是从城里回来的，你来评评这是个什么理儿！”石头的哥说：“让阿吉评就让阿吉评！”

阿吉来了精神头，说：“等等。”阿吉把墨镜取下来，收了镜